



大会

Distr.: General  
1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 (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 文化权利领域

###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43/9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6/150。



## 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的报告

### 摘要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大会的最后报告中，呼吁进一步承认尊重人权的文化混合和融合，并进一步尊重混合文化身份。所有这些都是落实文化权利所必需的。

## 一. 导言

1. 套用海地诗人雅克·斯蒂芬·阿勒克西的话，我们都是“无尽文化”<sup>1</sup>的子孙。特别报告员在即将结束任期之际，指出需要理解和回应这一现实。这对文化权利领域而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无异于“构建一种国际文化概念，奠定其基础不是各种各样文化的奇异别致或多元文化主义，而是刻画和表述文化的杂糅性”。<sup>2</sup>这对无歧视地实现每个人的文化权利至关重要。

2. 因此，在提交大会的这份最后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论述需要以基于人权的方针对待混合文化身份、文化混合和融合问题。这种方针是承诺人权普遍性和承诺文化多样性这两个彼此相关的承诺所决定的(见 A/73/227)。近年来，全世界无论什么政治派别，对文化和身份的看法越来越单一，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持纯粹主义观念，各个部门都是如此。有些国家的政府，甚至人权领域的一些人，都在鼓吹这种观点。这对国际保障的文化权利具有一系列负面后果。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呼吁进一步承认尊重人权的文化混合和融合，进一步尊重混合和多元文化身份，并尊重文化间<sup>3</sup>观念和空间。在这样做的同时，她认识到各种文化并非总是平等混合的，并提及当代关于文化挪用的辩论。最后，特别报告员将对文化权利的任务规定发表一些临别寄语。

3. 在撰写本报告时，特别报告员曾以虚拟方式举行全球协商，包括由位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发展研究学院和苏塞克斯大学促进宗教平等与包容性发展联盟共同主办的一次协商，以及与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普萨卡组织的一次协商。特别报告员与来自许多区域的专家、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权利维护者进行了协商，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 二. 文化混合与融合

### A. 概念和实例

4. 文化混合和融合，或各种文化元素、表征和意义的混合、结合和合并，历来是充满活力的人类文化积淀过程中的常态。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文化借用、共享或交融，以及“本土世界主义”。<sup>4</sup>确切的动态和结果取决于具体情况和时间，但

<sup>1</sup> 雅克·斯蒂芬·阿勒克西，*Du réalisme merveilleux des Haïtiens* (Présence africaine, 1956), pp. 8-10. 可查阅 [www.jstor.org/stable/24346904](http://www.jstor.org/stable/24346904)。

<sup>2</sup> Homi Bhabha,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tlas of Transformation* (2011). 可查阅 <http://monumenttotransformation.org/atlas-of-transformation/html/c/cultural-diversity/cultural-diversity-and-cultural-differences-homi-k-bhabha.html>。

<sup>3</sup> 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其定义为不同文化的存在和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享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见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convention/texts>。

<sup>4</sup>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人类文化的互育和杂糅是普遍现象。<sup>5</sup> 文化是综合性的。如巴勒斯坦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所写，所有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是简单纯粹的，所有都是混杂、相异、极其有别而且绝非清一色的。<sup>6</sup>

5. 融合做法在任何地方都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例如，表达信仰的方式中就一直掺合着文化和传统习俗。<sup>7</sup>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超越不同群体，各种身份。理解和承认这种模式与促进共存密切相关。

6. 世界所有区域各种各样的文化混合和融合实例都可以而且应该记录下来、加以颂扬和研究，包括人权领域的这种实例。在此只能提及若干。南亚的恒河-亚穆纳文化<sup>8</sup> 概念，即混合印度教和穆斯林传统和文化习俗，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对象。在印度尼西亚，克耶族的一个支系就将传统宗教习俗与天主教习俗相结合，<sup>9</sup> 以传统的方式唱赞美诗，并保留祖先的口音。宰牲节在尼罗河沐浴是一种流行的传统习俗，作为所有埃及人的一部分遗产，着实代代相传了数千年。科普特基督徒与穆斯林一起以此方式庆祝主显节，通过集体浸沐促进社会凝聚力。<sup>10</sup>

7. 另一个重要的实例是克里奥性或克里奥化。<sup>11</sup> 它颠覆了最初的殖民观念，强调文化、语言和其他身份混合而成和不可预测的性质。<sup>12</sup>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理论家爱德华·格里桑特解释道，“有些文化……是不同文化混合生成的，……不仅接受互育，而且从中发展而来”。<sup>13</sup> 格里桑特其后的工作强调社会世界相互依存，承认语言或文化身份没有绝对可言。<sup>14</sup> 所有身份都相互关联、彼此纠缠、不断变化。从人权角度来看，他的见解提醒我们，必须考虑他人的文化和语言。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权利都联系在一起。

8. 克里奥性或恒河-亚穆纳文化所反映的这种对融合的理解是无法分隔或割裂的。它们以当地民众的生活现实和习俗为根基，并将人权、思维和动态的文化间

<sup>5</sup> 文化借用“如今被视为文化本质的一部分”。见 Charles Stewart, “Syncretism and Its Synonyms: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Mixture”, in *Diacritics*, Vol. 29, No. 3 (Autumn, 1999)。可查阅 <https://muse.jhu.edu/article/9538>。

<sup>6</sup>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Vintage, 1993)。

<sup>7</sup> 见 [www.ids.ac.uk/opinions/stop-homogenising-us-mixing-and-matching-faith-and-beliefs-in-india-and-beyond/](http://www.ids.ac.uk/opinions/stop-homogenising-us-mixing-and-matching-faith-and-beliefs-in-india-and-beyond/)。

<sup>8</sup> K. Warikoo, (2010). *Religion and Security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 (2010), pp. 86-90.

<sup>9</sup> 见 <https://puluotu.shh.mpg.de/culture/kayan#rousseau1998>; 另见 A/HRC/46/34/Add.1, 第 45 段。

<sup>10</sup> 见 [www.ids.ac.uk/opinions/the-grand-egyptian-festival-religion-heritage-and-social-cohesion/](http://www.ids.ac.uk/opinions/the-grand-egyptian-festival-religion-heritage-and-social-cohesion/)。

<sup>11</sup> 例如见 P. Chamoiseau, R. confiant 和 J. Barnabé, *Eloge à la Créolité* (Gallimard, Paris, 1993)。

<sup>12</sup> 克里奥尔人可提请人们注意权力的不平等。欧洲殖民者因权力而能够随便立法规定‘种族’、文化和环境对确定一个人在生物链上所处位置的重要性。这种生物链将旧世界的国土及其子民置于顶端。见 Charles Stewart, “Syncretism and Its Synonyms?” 另见 [https://www.migrationinstitute.org/files/news/patrickchamoiseauinterview\\_f.pdf](https://www.migrationinstitute.org/files/news/patrickchamoiseauinterview_f.pdf)。

<sup>13</sup> 见 <https://sites01.lsu.edu/wp/theglissanttranslationproject/2017/10/20/the-poetics-of-the-world-global-thinking-and-unforeseeable-events/>。

<sup>14</sup> 见 [www.migrationinstitute.org/files/news/patrickchamoiseauinterview\\_f.pdf](https://www.migrationinstitute.org/files/news/patrickchamoiseauinterview_f.pdf)。

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融合与同化截然不同，而且摒弃导致文化两极分化的追求同质和二元化。此外，这种融合还意味着接受文化带来的欢乐，诸如混合庆祝节日，以不同形式表示爱。这种融合再次肯定文化间团结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人都能在普遍人权的框架内不受歧视地充分行使文化权利的一个核心内容。

9. 第一位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法里达·沙希德曾强调指出跨国视角对历史教学的作用，并强调指出需要有批判性思维，从而可“有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族裔身份或更细致入微的身份”。<sup>15</sup> 她告诫不要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叙述历史。这些见解对保全文化交融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0. 不同的区域和领域采用不同的术语描述文化混合和杂糅动态。虽然彼此有着重要的细微差别和交错重叠，但特别报告员着重指出，对文化权利而言，每个术语都发挥着积极的潜在作用。“文化混合”<sup>16</sup> 或“文化借用”很有助益地描述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跨文化动态，但有时却又毫无助益，被认为将文化视为相互交织但自成一体的现象。“文化交融”和“杂糅”更好地表达了混合具有的改头换面的能动力，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然而，这些术语也可能比较难懂。

“Syncretism”（融合）一向专门用于指宗教，强调宗教传统积极适应地方习俗和文化之意。尽管融合描述文化在任何特定时间自我构建的过程，但这个术语也可带有霸权文化表现形式最终吞噬或遮蔽其他文化的贬义或言外之意。这些术语中有许多受到批评，包括因为以往也许有害的使用方式而受到批评。正如 Barbara Abou-El-Haj 指出，“在一个交流不平等的世界里，我们尚待找到一种能够描述不平等交流的语言”。<sup>17</sup> 必须认真考虑这一领域使用的所有术语的含义和对人权的影响。特别报告员将使用种种这些术语，既清楚它们的不完善之处，也清楚它们的重要意义。

## B. 以基于人权的全面方针对待文化混合

11. 在讨论文化混合和混合文化身份时，必须坚定地立足于平等和普遍人权。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只有确保人权，以及表达、信息和交流等基本自由，并确保个人可以选择文化表现形式，才能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任何人都不得援引本公约的规定侵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或受到国际法保障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或限制其适用范围。”

<sup>15</sup> A/68/296，第 54 段。有关这种批判性思维的例子，见 T. Joseph, *Early Indians: The Story of Our Ancestors and Where We Came From* (Juggernaut Publication, 2018) 和 D. Hicks, *The Brutish Museums: The Benin Bronzes, Colonial Violence and Cultural Restitution* (Pluto Press, 2020)。

<sup>16</sup> 见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022022116670514?journalCode=jcca>。

<sup>17</sup> Barbara Abou-El-Haj, “Languages and Models for Cultural Exchange”, in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Anthony D. King, ed., 1991)。

12.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的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中解释道,文化生活“一词明确提到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和不断演变的生命过程”,“文化这一概念决不可看作是一系列孤立的表象或密封的隔间,而应看作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和社群<sup>18</sup>在保留自己的特点和目的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的文化。”在讨论文化权利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时,第一位文化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文化是一个充满生气的动态过程,个人与团体之间不应出现障碍,以保护他们的特征”(A/HRC/14/36,第 30 段)。两位文化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都一再强调,文化不是固定或静止的(A/HRC/14/36,第 6 段; A/HRC/31/59,第 8 段)。两人都致力于文化的杂糅、文化的混合,以及个人自由发展和持有多元、复杂身份的权利。<sup>19</sup> 这类工作应该继续进行,并纳入整个联合国系统。

13. 对文化混合以及混合和多元身份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必须统筹兼顾,承认这种概念与许多人权之间的关系。如下所述,要享有这许多人权,就要对这种文化动态采取开放、坦诚和尊重权利的方针。相反,拒绝或否认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以及混合和多元身份则本身就可能侵犯这一系列人权,并助长侵犯这些权利的其他行为。

14. 文化权利受影响可谓意义重大。基于人权的所需方针必须以文化权利为核心。这些文化权利包括人人不受歧视地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接触和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包括从他人的遗产中受益的权利,以及科学自由和艺术自由。<sup>20</sup> 事实上,应该将有权以尊重权利的方式混合、借用、贯通和融合文化以及有权从事融合文化的实践视为文化权利本身。<sup>21</sup> 如果没有这种途径,就不可能无歧视地充分参与文化生活。文化混合和开放是文化权利的基础之一(A/73/227,第 3 段)。

15. 然而,在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普遍人权框架内,本报告所述问题对人权的影响广泛而且相互关联,还包括影响发展权、受教育权和学术自由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表达自由权以及和平集会自由权(A/HRC/20/27,第 12 段),<sup>22</sup> 包括围绕文化习俗集会的权利。

16. 否认文化权利或表达自由,或上述任何权利,都阻碍文化混合的继续和认可。能够公开谈论文化混合的历史至关重要。保护文化遗产,包括融合遗产和少数民族遗产,还有那些不复存在的遗产,是保护相关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sup>18</sup> 见 A/HRC/31/59 第 10-17 段中对“社群”一词的讨论。

<sup>19</sup> 例如见 A/HRC/14/36,第 10 和 23 段; A/HRC/25/49/Add.1,第 16 和 21 段; A/HRC/34/56/Add.1,第 31 和 51 段; A/HRC/37/55/Add.1,第 61 和 64 段; A/HRC/17/38,第 6、10 段; A/68/296,第 54 段; A/HRC/31/59,第 42 段; A/71/317,第 12 段; A/HRC/34/56,第 85 段; A/72/155,第 84 段; A/HRC/40/53,第 18 段。

<sup>20</sup> 第 21(2009)号一般性意见,第 15 (b)段。

<sup>21</sup> 第 41-51 段讨论了“尊重权利”的含义和对文化挪用的关切。

<sup>22</sup> 有关凝聚在文化习俗周围的积极潜力的实例见 [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0/oct/18/ive-never-had-so-much-craic-gaelic-games-come-to-loyalist-east-belfast](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0/oct/18/ive-never-had-so-much-craic-gaelic-games-come-to-loyalist-east-belfast)。



17. 为了应对这一领域的挑战，需要适用承认他们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参与文化探索和发展的能动性的人权框架，而不是将人们归入狭隘的身份类别制约他们。该框架应促进评估这种动态对文化权利和上述其他人权的影响，坚定地立足于平等和权利，与尊重权利的多元历史教学紧密相关(A/68/296)，鼓励所有所涉群体积极参与并与之协商，促进尊重权利的跨文化互动。

18. 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权框架也需要考虑当地和全球两级的动态，认识到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一个地方的辩论也许会显著影响其他地方情况的方式。该框架应强调艺术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同时又要重视生活经验和受其影响的有关理论。

### C. 文化混合的故事和历史以及混合的文化身份

19. 文化混合和融合既源于人类的积极互动、合作和分享(A/HRC/14/36，第 46 段)，也源于不平等、暴力和统治(A/74/321，第 8 段)。正面和负面的相互作用会混杂在一起。人们在世界各地的流动促进了文化混合，而对这种流动的敌意与对混合的抗拒直接相关。必须坦诚地评估相关历史和潜在的结构性问题。无论如何，倘若我们现在设想过去不曾有文化混合或交融，或曾有某种“纯粹”的文化，那么我们就是在否认人类历史。融合和文化共享是文化产生的常见形式。

20. 虽然这一事实未予充分承认，但普遍人权本身(文化权利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概念和框架就是从许多文化和传统演变和采借而来的(A/73/227)，并非仅仅来自一个区域。事实上，如此做法使这一概念变得更强大，而当这种广泛的文化采借得到承认时，就变得特别强大。<sup>23</sup>

21. 没有融合和尊重权利的文化采借，人类就无法进步。文化如果与其他文化隔绝，就无法蓬勃发展或充分发挥潜力。尊重权利的混合“并非以独立文化传统的消失为前提，而是以其持续和共同的发展为前提。”<sup>24</sup> 正如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前特别报告员所指出的，“若将从生物多样性得出的这个教训引伸到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我们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观，其基础是理解和促进不同文化、民族、族裔特性和宗教之间的相互补益的价值，视此为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甚至是生存的重要因素”(E/CN.4/2003/24，第 15 段)。承认各种文化内部的补益互育同样值得理解和促进。

22. 尽管文化混合和杂糅是现实存在而且必要的，但政府对他们的人民是谁这个问题向他们的人民和世界讲述什么故事？我们在给自己和彼此讲述什么故事？遗漏了谁和什么？我们的叙述，我们的社会、法律和人权分类可能过于简单，并未反映我们多变的生活现实。

23. 混合和交融时时发生，而所谓纯粹性却不合常理，是幻想而不是现实的反映。以纯粹性和原真性对待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和内部)关系这一做法往往无法反映人类经验的复杂性，损害文化不同质的现实，对人权造成一系列负面后果。坚

<sup>23</sup> 见 Allison Assiter, *A New Theory of Human Rights* (Rowman & Littlefield 2021)。

<sup>24</sup> 见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p. 184, B. As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ed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持文化的纯粹性可能会导致屠杀那些被视为玷污这种纯粹性的人，导致对个人和群体的暴力和毁灭。许多民族主义政府、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分子以及其他旨在捍卫这种所谓的“纯粹性”并铲除挑战纯粹性证据的人已实行过文化清洗和文化工程(A/71/317，第 36-37 段)。

24. 文化纯粹性有时被归到特定群体特别是边缘群体身上，甚至是出于良好动机。这种做法可能会在无意中制造对这些人的刻板印象，并将他们描绘成因循守旧的人。许多行为体可能会试图守卫自己在想象中设立的所谓文化边界，比如告诉自己群体中那些皈依不同宗教传统的人他们不能一同从事传统活动或参观传统文化场所或宗教场所。政府也许只资助或主要资助某些族裔群体成员或貌似基于族裔而不是多族裔或跨文化群体开展的文化项目，或通过文化政策和方案促进某些特性和文化遗产，或“族裔化”。

25. 本报告中的问题一直是艺术史和文化研究等学科以及文化权利维护者在倡导中长期努力解决的问题，<sup>25</sup> 但这些辩论并未在人权领域和联合国系统中得到充分反映，有时还对身份和文化一概而论，即便出于好意。<sup>26</sup> 文化权利话语和对文化问题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都不应臆断具体化的身份，也不应丧失对人的多元意识。

26. 近年来，官方话语和大众话语有时倾向于不承认文化混合和混合的文化身份。在有些情况下否认任何形式的文化多样性或多元性，并强加对所谓的同质化社会的憧憬(A/HRC/43/50/Add.1，第 27、35、43、89 和 96(f)段)。少数群体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的文化表现形式)可能受到压制、边缘化或得不到资金支持。<sup>27</sup> “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也可能被禁止使用某个地区或民族独有的一种语言或艺术风格等”(A/HRC/23/34，第 43 段)。混血种人可能会被抹去。

27. 一位专家曾描述政府层面“对同质化的强烈渴望”。最近一个例子是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 2020 年发表的一份声明，称日本只有一个种族和一种语言。<sup>28</sup> 2018 年 2 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民选官员面前表示：“我们不想让我们的肤色……被其他人混杂”。这句话受到联合国人权事务前高级专员的谴责。<sup>29</sup> 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史蒂夫·班农提倡美国只有一种民族文

<sup>25</sup> 例如见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Understanding Modern Societies, Book IV* (Stuart Hall et al, eds., Polity, 1992)。

<sup>26</sup> 见 [www.ids.ac.uk/opinions/stop-homogenising-us-mixing-and-matching-faith-and-beliefs-in-india-and-beyond/](http://www.ids.ac.uk/opinions/stop-homogenising-us-mixing-and-matching-faith-and-beliefs-in-india-and-beyond/)。

<sup>27</sup> Freemuse 来稿。

<sup>28</sup> Samuel Osbourne, “Japan’s deputy PM says country only has ‘one ethnic group’,” *Independent*, 14 January 2020. 可查阅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japan-deputy-pm-one-ethnic-group-race-ainu-taro-aso-a9283116.html](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japan-deputy-pm-one-ethnic-group-race-ainu-taro-aso-a9283116.html)。

<sup>29</sup>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765&LangID=E](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765&LangID=E)。



化的虚构想法。这是极右翼热衷的幻觉。<sup>30</sup> 这类政治话语试图勾画虚构的“明确”界线，作为界定自我的基础。

28. 在当前全球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时刻这一背景下，派别纷争、事实上的分隔和对多元化的攻击一直在加剧，导致人的核心意义受到更广泛的攻击。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怀旧情绪使文化史的复杂性质变得不那么方便。<sup>31</sup>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攻击多样化的人，大规模侵犯包括文化权利在内的普遍人权。<sup>32</sup>

29. 在其他情况下，有时是在人权话语本身之中，虽然承认多样性概念，但却采取一种薄弱的多元文化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被分别归入一个个里面内容清一色的篮子。这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sup>33</sup> 这种做法同样掩盖了文化杂糅和混合的文化身份。

30. 有人刻意试图抹去交融和融合的历史。要保护文化权利，就需要采取一种跨时做法，保全这些混合习俗和多元身份以往的历史、得到尊重和宣扬的当今、并设想和构建以尊重权利的方式使其繁荣发展的未来。

31. 例如，必须按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保存遗产地精神的魁北克宣言》，在修复文化遗址时努力防止抹杀杂糅性。该宣言承认遗址具有多元性和活性，能拥有多重意义和奇特之处，随时间而变化，并属于不同群体；强调一个地方可有几种神灵，彼此共享。<sup>34</sup> 同样，必须认识到非物质遗产的细微差别和融合性质。<sup>35</sup> 单一化修复会被用来支持民族统一主义的主张或原教旨主义关于宗教、文化和历史的清一色叙述，或被用来削弱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中的文化异议者的文化权利。沙特资助的对波斯尼亚清真寺的重建就是一个例子。据称重建未能尊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美学，并改变了礼拜场所的特征。<sup>36</sup>

<sup>30</sup> Fintan O'Toole, "In the Trump era, artists need to do more than make protest speeches", *The Irish Times*, 3 March 2017. 可查阅 [www.irishtimes.com/culture/stage/in-the-trump-era-artists-need-to-do-more-than-make-protest-speeches-1.2992500](http://www.irishtimes.com/culture/stage/in-the-trump-era-artists-need-to-do-more-than-make-protest-speeches-1.2992500)。一人回复班农说：“如果文化没有复数，我就认不出这个国家了。”见 [www.nytimes.com/2017/02/24/opinion/give-the-country-back-stephen-bannon-decoded.html](http://www.nytimes.com/2017/02/24/opinion/give-the-country-back-stephen-bannon-decoded.html)。

<sup>31</sup> 例如请注意，联合王国国家信托基金在寻求解决遗产与“殖民主义和历史上奴隶制”之间的联系时面临的困难。见 [www.nationaltrust.org.uk/%20features/addressing-the-histories-of-slavery-and-colonialism-at-the-national-trust](http://www.nationaltrust.org.uk/%20features/addressing-the-histories-of-slavery-and-colonialism-at-the-national-trust)。

<sup>32</sup> 例如，达伊沙对摩苏尔文化遗产的破坏是一种“撕裂古老共存纽带”的方式。奥马尔·穆罕默德，在关于文化权利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闭会期间研讨会上的讲话，2021年6月15日。

<sup>33</sup> Amartya Se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multiculturalism", *The New Republic*, 27 February 2006.

<sup>34</sup> 见 [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GA16\\_Quebec\\_Declaration\\_Final\\_EN.pdf](http://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GA16_Quebec_Declaration_Final_EN.pdf)。

<sup>35</sup> 见 <https://anthrosource.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548-1425.2012.01393.x>。

<sup>36</sup> 见 [www.files.ethz.ch/isn/50179/2008\\_March\\_Wahabism.pdf](http://www.files.ethz.ch/isn/50179/2008_March_Wahabism.pdf)，第5-6页。

32. 如果不承认“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存在于时空之中”这一事实，则历史保护工作中的“原真性”就可能对活的文化产生压抑和负面的影响。“必须以尊重遗产多样性的方式理解原真性”。<sup>37</sup>

33. 破坏文化遗产对保全文化的多样性历史和交融历史产生有害影响。<sup>38</sup> 相反，按照国际标准保护所有杂糅性，并采用基于人权的方针，可有助于保障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欢迎整个非洲区域为此目的就参与式博物馆和遗产采取的新举措。<sup>39</sup>

#### D. 障碍、挑战和前进道路

34. 影响文化交融可能性的因素包括对不同宗教采取卫道士的做法和原教旨主义做法(A/HRC/34/56; 和 A/72/155)。在政治上镇压的环境中则是拒绝允许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存在。这些因素包括采取简单化做法，不以反映文化粒度的方式考虑或记录包括口头传统在内的各种文化元素。歧视和拒绝接受不同身份的存在及其痕迹是一个主要障碍。<sup>40</sup> 历史上的暴力、歧视和镇压可能会使这些话题成为禁忌。有时貌似是为了保护文化权利的狭隘的原真性话语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建立在对文化、身份和相同过去静止不变的观念上。许多专家强调指出，需要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及其有时隐含着的自我隔离，而支持跨文化主义<sup>41</sup> 或超文化主义。<sup>42</sup> 后一种概念让人联想到分享和宇宙观。平等和人权框架必须囊括所有这些范式。

35. 拒绝尊重文化混合或混合的文化身份导致发生许多侵犯人权行为，包括特别报告员曾记录的一些行为。例如，马里专家认为，2012 年原教旨主义团体在马里北部破坏陵墓就是因为对当地宗教和文化习俗至关重要的这一遗产代表了非洲和中东文化的混合。<sup>43</sup> 拒绝融合和混合也导致攻击对一些非洲裔巴西人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遗址和遗迹的行为，诸如摧毁翁班达派和康东布莱派的 Terreiros。<sup>44</sup> 阿富汗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诸如 2020 年 3 月在锡克教寺庙发生那次恐怖袭击导致 25 人死亡，或发生在阿富汗美国大学的恐怖袭击，都反映了反对混合的类似立场。<sup>45</sup>

36.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承认和应对文化霸权、文化同化和文化灭绝的历史和眼前的现实(A/71/317, 第 28-29 段)，对文化的商业化和同质化，以及这种行径

<sup>37</sup> 见 [www.icomos.org/charters/nara-e.pdf](http://www.icomos.org/charters/nara-e.pdf)。

<sup>38</sup> 见 [www.files.ethz.ch/isn/50179/2008\\_March\\_Wahabism.pdf](http://www.files.ethz.ch/isn/50179/2008_March_Wahabism.pdf)，第 5-6 页。

<sup>39</sup> 见 [www.theartnewspaper.com/comment/a-new-kind-of-museum-with-narratives-on-equal-terms](http://www.theartnewspaper.com/comment/a-new-kind-of-museum-with-narratives-on-equal-terms)。

<sup>40</sup> 见 [www.theartnewspaper.com/news/national-trust-report-colonial-slavery-history-charity-la](http://www.theartnewspaper.com/news/national-trust-report-colonial-slavery-history-charity-la)。

<sup>41</sup> “From conflict to conviviality”, Luisa Santos and Ana Fabiola Maurício, Art and Human Rights Conference, Gulbenkian Foundation (20 May 2021)。

<sup>42</sup> 在跨文化研究中，承认文化差异被接受并被视为规范状态。见 [www.eera-ecer.de/ecer-programmes/conference/22/contribution/39868/](http://www.eera-ecer.de/ecer-programmes/conference/22/contribution/39868/)。

<sup>43</sup> 见 [www.icc-cpi.int/RelatedRecords/CR2017\\_05022.pdf](http://www.icc-cpi.int/RelatedRecords/CR2017_05022.pdf)。

<sup>44</sup> 例如见 <https://direito.mppr.mp.br/arquivos/File/RelatorioIntoleranciaViolenciaReligiosaBrasil.pdf>。

<sup>45</sup> 见 [www.aihrc.org.af/home/press\\_release/8810](http://www.aihrc.org.af/home/press_release/8810)。

对土著人民、殖民地人民和某些少数群体的影响。一些人可能会挑战融合。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融合并非自愿，因而侵犯了文化权利。为商业目的而穿越或“借用”文化的产业化项目，或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及其文化影响，可能会因放大一些声音和淹没另一些声音而导致人类大合唱中的许多声音消失。

37. 在一些情况下，为求巩固合法性，虚构的单一文化观念被嫁接到后殖民国家。这些国家可能是在任意确定的殖民行政边界基础上建立的。<sup>46</sup> 然而，特别报告员指出，即使在统治和殖民背景下，文化混合/杂糅也是多方向的，而且文化形式的混合一直是面临外来统治的边缘化民族进行文化抵抗的一种策略，<sup>47</sup> 深刻改变了涉及其中的所有人的身份和文化。

38. 文化和文化表现形式往往不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相遇和混合的。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应该在平等的框架内发生。正如帕屈里克·夏莫瓦佐最近在关于世界克里奥化的活动上所说，“这并非只是唱唱 Kumbaya(《归来呀》)”。<sup>48</sup> 做这个项目必须克服不平等，挑战那些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主导模式造成的消极文化后果。

39. 必须考虑谁在就文化借用和分享作选择，并考虑影响他们觉得能作选择的具体情况。妇女和文化异见者或许面临自己无权决定的文化符号强加于自身的局面。某个群体或民众越是身处困境，例如面临被迫同化或皈依，其人权就越受到威胁，享有文化开放和分享的空间可能就越小。

40. 全球市场阻碍了整体世界<sup>49</sup> 的出现。正如塞内加尔哲学家苏莱曼·贝希尔·迪亚涅所指出，挑战之一是“建立一个市场无法想象的世界”。正如第一位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所解释的那样(A/HRC/28/57; A/70/279; A/70/279/Corr.1)，为了避免同质化进程、文化融合的商业化、文化借用的产业化和对融合主义的剥削模式，必须努力按照国际标准捍卫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并尊重知识产权的人权方面。文化权利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当代关于文化挪用和身份政治的争论

41. 必须认真考虑“文化挪用”的含义以及如何在适用这一概念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sup>50</sup> 在有些情况下，包括文化权利维护者、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在内的人为促进文化权利而对文化挪用进行正当批判，以保护边缘化民众受国际保障的文化权利，尤其是不使其遭受商业剥削，或不使其文化成就被抹杀或干脆被

<sup>46</sup> 见 [www.cairn.info/mobutu--9782262049539-page-183.htm](http://www.cairn.info/mobutu--9782262049539-page-183.htm)。

<sup>47</sup>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p. 184, B. As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ed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sup>48</sup> 在 *Reflexion transatlantique sur la créolisation du monde* 的讲话，2021 年 4 月 8 日 (由特别报告员翻译)。

<sup>49</sup> 同上。

<sup>50</sup> 不同土著民族中甚至也有关于挪用彼此文化习俗指控的争议。见 Leyland Cecco, “Canada: one Indigenous group accuses other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in award row”, *The Guardian*, 9 April 2019。可查阅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09/canada-indigenous-music-awards-inuit-cree-cultural-appropriation](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09/canada-indigenous-music-awards-inuit-cree-cultural-appropriation)。

窃取。考虑到历史上对全球南方和殖民地人民的艺术和文化杰作的掠夺，<sup>51</sup> 这一点尤为重要。那种掠夺所得仍然陈列在全世界一些伟大的博物馆内。这一问题必须纠正。<sup>52</sup> 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 90% 以上的物质文化遗产仍然保存和放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地方。特别报告员支持清点这类物品，并敦促尽快采取适当步骤予以归还或遣返。

42. 文化挪用的概念可引发关于剥削和问责的必要相关辩论。当挪用是为了商业目的时，这一点尤其重要。<sup>53</sup> 尽管如此，关于挪用的辩论应避免简单化的道德说教或关于文化所有权的假设，而应进行具体的考虑具体情况的辩论，包括辩论借用和挪用的物质后果和具体背景。

43. 铭记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文化上的“借用”意味着相对平等的交换和互惠，而“挪用”则是在并无平等关系、同意或惠益的情况下索取。<sup>54</sup> 遗憾的是，对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而言，文化交流往往是在未经补救的压迫史和缺乏平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sup>55</sup> 那些使用他人肖像和形象的人应该在承认贡献以及富有合作、伙伴关系和尊重的框架内这样做，并仔细考虑谁从文化借用中受益。<sup>56</sup>

44.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文化挪用的概念如今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限制文化权利，守卫所谓的文化边界，反对文化交流和混合，而未明确考虑这样做会带来的人权后果。<sup>57</sup> 年轻人可能会被告知，穿外人的衣服或从事艺术借用和混合有冒犯性质，<sup>58</sup> 并可能会因此在社交媒体上遭到羞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关切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有些文化有时被错误地框定为财产，或被定为属于某种人的固定或纯粹的东西，而不是承认文化的社会建构性质。在这种辩论中，物质和文化被混为一谈，更多地强调拥有某种静态文化的道义主张，而较少强调资源抽取和土地

<sup>51</sup> 见 <https://scholar.law.colorado.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3&context=articles>。

<sup>52</sup> 例如见 [http://restitutionreport2018.com/sarr\\_savoy\\_fr.pdf](http://restitutionreport2018.com/sarr_savoy_fr.pdf)。另见 [www.glasgowtimes.co.uk/news/viralnews/19272003.germany-return-benin-bronzes-looted-colonial-era/](http://www.glasgowtimes.co.uk/news/viralnews/19272003.germany-return-benin-bronzes-looted-colonial-era/)。

<sup>53</sup> 见 [www.flavorwire.com/344807/what-a-native-american-expert-thinks-about-that-controversial-no-doubt-music-video](http://www.flavorwire.com/344807/what-a-native-american-expert-thinks-about-that-controversial-no-doubt-music-video)。

<sup>54</sup> 见 <https://scholar.law.colorado.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3&context=articles>。

<sup>55</sup> Ian Austen, “Horrible History’: Mass Grave of Indigenous Children Reported in Canada”, *New York Times*, 28 May 2021. 可查阅 [www.nytimes.com/2021/05/28/world/canada/kamloops-mass-grave-residential-schools.html](http://www.nytimes.com/2021/05/28/world/canada/kamloops-mass-grave-residential-schools.html)。

<sup>56</sup> 见 Adrienne Keene, “The Benefits of Cultural ‘Sharing’ Are Usually One-Sided”, *New York Times*, 4 August 2015. 可查阅 [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5/08/04/whose-culture-is-it-anyhow/the-benefits-of-cultural-sharing-are-usually-one-sided](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5/08/04/whose-culture-is-it-anyhow/the-benefits-of-cultural-sharing-are-usually-one-sided)。

<sup>57</sup> 见 [www.vice.com/en/article/jmakbx/is-western-yoga-cultural-appropriation-obviously-but-that-doesnt-mean-you-cant-practice-it](http://www.vice.com/en/article/jmakbx/is-western-yoga-cultural-appropriation-obviously-but-that-doesnt-mean-you-cant-practice-it)。瑜伽引发了一场似是而非的辩论，被一些基督教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所禁止。另见 [www.nbcnews.com/news/us-news/alabama-bans-yoga-public-schools-hindu-religious-might-change-n1151551](http://www.nbcnews.com/news/us-news/alabama-bans-yoga-public-schools-hindu-religious-might-change-n1151551)。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称瑜伽为一项成就。在西方练瑜伽时，有时会被批评为“文化挪用”。

<sup>58</sup> Amy Qin, “Teenager’s Prom Dress Stirs Furor in U.S. — but No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2 May 2018. 可查阅 [www.nytimes.com/2018/05/02/world/asia/chinese-prom-dress.html](http://www.nytimes.com/2018/05/02/world/asia/chinese-prom-dress.html)。

权。“文化参与不是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进行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塑造了人们想象他人的方式。然而，很难看出创造封闭式文化如何有助于促进社会正义。”<sup>59</sup>

45. 滥用对文化挪用的关切，借以惩罚合法的文化借用和混合，已经引发某种打着文化权利的名义实际上有时破坏行使这种权利的言论。人类的许多发明、创造力和科学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借用和交流的结果。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常被忽视，或者在此过程中，某些人的贡献或被忽视，或功劳被别人拿走，或者甚至被他人申请了专利，从而构成挪用。正如专家指出的，积极意义上的文化借用需要承认过去的文化伤害，保障当前的文化权利，并保障允许公平交流的文化多元化。必须仔细考虑诸多层面。

46. 对文化各方面的经济剥削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但并非是艺术家个人或寻求接触或享受这些文化的人的作为，他们有人权这样做；而是全球的文化产业和其他盈利企业的作为，它们可能将混合商品化。为了这些产业的利益而剥夺和抽取少数群体、土著和其他次要文化的文化习俗和表现形式，利用他人的传统和习俗而不给报酬、不给文化上的承认或协议，或者不说明所涉文化的来龙去脉，是着实令人关切的现实。物质方面得到的关注有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包括保护少数群体和土著民众集体遵从的传统和文化，不让他人在不尊重他们的文化和经济权利，没有酌情经过他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专有地使用这些传统和文化。<sup>60</sup> 不过，也可能有不那么正当地反对他人使用符号的情况，诸如以“亵渎神明”为名。按照国际标准，这或许会限制表达自由。

47. 综上所述，显然需要谨慎运用文化挪用这一概念，考虑到真正的文化混合的积极性质(其本身就是一项人权)；实际的文化剥削对每个人都应不受歧视享有的人权、文化权利和其他国际人权造成的负面影响；一些群体经历的征服历史，包括窃取文化资源。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文化挪用”或许是限制使用文化资源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工具，但它主要应该是一个促进公开辩论文化权利的概念，而不是羞辱那些真正在从事个人非营利性文化之旅或实验的人。

48. 应该酌情充分适用《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包括应明确理解根据国际标准，工商企业应该尊重人权、避免侵犯他人的人权和消除工商企业对人权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一义务包括文化权利在内。<sup>61</sup> 所要求的人权尽职调查必须包括对文化权利影响的评估。第一位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对“通过专利侵占土著和本地社区创新成果的做法”表示关切(A/70/279，第 27 段)。许多土著人民在如何分

<sup>59</sup> Kenan Malik, “In Defense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New York Times*, 14 June 2017. 可查阅 [www.nytimes.com/2017/06/14/opinion/in-defense-of-cultural-appropriation.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http://www.nytimes.com/2017/06/14/opinion/in-defense-of-cultural-appropriation.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sup>60</sup>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0、11、19 和 28 条。

<sup>61</sup>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享他们的文化方面有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反映了他们的自主权和对历来的剥夺行为作出的抵抗。<sup>62</sup>

49. 此外，一些专家就国家在文化挪用方面所起的作用向特别报告员表示关切，其表现是将文化各方面商业化，包括用于旅游目的，或寻求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地位，而不与所涉遗产的密切相关群体充分协商。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具体做法是考虑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包括与文化混合和共享有关的权利，并考虑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其他相关人权。必须与所涉群体协商，并让他们参与，以此方式寻求解决办法。

50. 不同身份和意识形态的每个人平等参与艺术和文化领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权利目标。如今许多声音仍被排除在外。在许多文化领域，歧视依然猖獗。在寻求与他人的体验和历史进行艺术互动时，必须采取深思熟虑的做法，特别是考虑到边缘化观点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与此同时，特别报告员关切近来的以下提议可能对文化权利产生的影响：即只有与作者同属一个种族的译者才能翻译其作品，或者应禁止艺术家描绘别的身份群体的痛苦。<sup>63</sup> 特别报告员相信刚果作家阿兰·马班库的话，“文学因为跨越国界而变得更加伟大”。古巴裔美国艺术家可可·福斯科的话也使她信服。福斯科说，“艺术机构的非殖民化……意味着要批判性地分析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加上严格对待艺术史和视觉文化，”但与此同时，“合理的评估必须要有更细致入微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不将种族身份视为必不可少，[也不]推断意图”。<sup>64</sup> 绝不能将这种复杂的道德问题过于简单化。那些有时试图守卫自己想象的文化边界的人往往并不咨询当地相关的各种文化从业人员。后者也许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51. 反对文化权利领域歧视的斗争以及在文化领域代表不同声音的斗争仍然是基本的人权斗争。没有这种斗争，每个人的文化权利就无法实现，但特别报告员也告诫狭隘构建身份的政治会造成文化权利后果。文化权利领域前特别报告员认为，“承认和保护多元身份有助于抵制和克服一些政治力量，特别是身份政治，这种政治试图不承认我们个人和社会内部有可能存在多元主义”(A/67/287，第13段)。已故的牙买加裔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提醒我们，任何群体中“主观立场、社会经历和文化身份有着非凡的多样性”。<sup>65</sup>

<sup>62</sup> 例如见 [www8.nau.edu/hcpo-p/ResProto.pdf](http://www8.nau.edu/hcpo-p/ResProto.pdf)。另请注意危地马拉玛雅织布者对承认集体知识产权的倡导：<https://intercontinentalcry.org/maya-weavers-propose-collective-intellectual-property-law/>。保护集体“知识产权是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sup>63</sup> Coco Fusco, “Censorship, Not the Painting, Must Go: On Dana Schutz’s Image of Emmett Till”, in *Hyperallergic* (17 March, 2017). 可查阅 <https://hyperallergic.com/368290/censorship-not-the-painting-must-go-on-dana-schutzs-image-of-emmett-till/>。

<sup>64</sup> Fusco, “Censorship, Not the Painting, Must Go”。

<sup>65</sup> 见 [www.worldcat.org/title/black-film-british-cinema/oclc/21912413](http://www.worldcat.org/title/black-film-british-cinema/oclc/21912413)。



## 2. 重要群体和空间

52. 对特别报告员授权任务具有核心意义的一系列群体的工作相关与否受本报告对所述问题采取的做法的影响。例如，所有艺术创作者都需要有可能进行改变和变革，并有可能与他人及其创造性表达产生关系。艺术家，包括各种土著艺术家，创作了涉及跨文化合作的作品，以及敏感和深思熟虑的文化混合，或有意使用混合介质作为艺术形式，将传统纳入现代背景(以此方式加以评判)，表达具有社会意识的幽默，并出于某种挑战二维手法描述的要求。<sup>66</sup> 例如，画廊根据各个人的身份，狭隘看待其具有的或原真的文化视野，从而可能扼杀这种借用和创造力。资金也可能不以鼓励混合、跨文化和实验性艺术和文化实践的方式支配。应该承认和支持多种形式的创作和表演。

53. 文化权利维护者——符合国际标准的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工作对保护混合身份者的人权、收集文化混合和融合的历史、保全反映这些历史的遗址以及促进了解过去和现在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和混合的文化身份至关重要(A/HRC/43/50, 第 11 和 48 段)。例如，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使用不同群体的历史文物强调当代的族裔多元化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极端暴力的背景下很难直接谈论。<sup>67</sup>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了解到，塞尔维亚诺维帕扎尔的一些波什尼亚克族文化权利维护者关心保护他们城市中的犹太遗产记忆，尽管谈论这一话题可能会使他们遇到阻力。这项工作有时很危险，可能导致文化权利维护者受到攻击，或使他们致力于保卫的文物和遗址遭到破坏。例如，特别报告员在访问马尔代夫时曾关切地听说，文化权利维护者因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本国的前伊斯兰文化遗产而在网上遭到威胁(A/HRC/43/50/Add.2, 第 40 段)。参与保护自然遗产以及土著人民土地权和水权这些构成土著人民生活基本资源的文化权利维护者是最受威胁的人权维护者(A/HRC/39/17)。例如，特别报告员痛惜，在她编写本报告时，35 岁的雅基族领导人、土地权和水权维护者路易斯·乌尔巴诺·多明格斯在墨西哥遇害。<sup>68</sup>

54. 文化混合和尊重多元身份和混合身份是保护多样化女性的平等文化权利的关键问题。相反，根据教科文组织的说法，“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核心是承诺性别平等”。<sup>69</sup> 此外，“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分析一直强调女性的多元身份和所涉影响”(A/67/287, 第 12 段)。将文化和身份本质化，并将其视为静态或一成不变的，是阻碍实现性别平等的重大障碍。不平等的性别规范可能会责成女性繁衍传播对文化的主流解释。妇女遵守性别规范可能被错误地框定为保护文化，

<sup>66</sup> 例如见 [www.bunkyechohawk.com/](http://www.bunkyechohawk.com/); Shaq Koyok, <https://shaqkoyok.blogspot.com/> 和 <https://www.friesengallery.com/artists/preston-singletary>。

<sup>67</sup> Karima Bennouna, *Your Fatwa Does Not Apply Here: Untold Stories from the Fight Against Muslim Fundamentalism* (Norton, 2013), p. 73. 另见 <https://asiafoundation.org/2013/01/23/in-conversation-with-afghan-museum-director-omara-khan-masoudi/>。

<sup>68</sup> 见 <https://news.culturacolectiva.com/mexico/asesinan-luis-urbano-defensor-del-agua-tribu-yahui-en-sonora/>。

<sup>69</sup> 见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706>, 第 5 页。

而倡导性别平等的妇女则可能被污蔑为“文化叛徒”(A/67/287,第17和19段)。关于文化混合和开放、心目中的文化边界、混合和多元身份的辩论是关于妇女人权的重要辩论。

### 三. 混合的文化身份

55.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具有混合文化、族裔、语言、民族、种族、宗教或其他身份的人占多数,或者正在增加。<sup>70</sup> 这一点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和尊重。<sup>71</sup> 这种人可能面临多重排斥,患有所谓的“种族冒名顶替综合征”,<sup>72</sup> 或者被迫简化身份以获得归属感。他们的存在可能被彻底否认,也可能受到社会排斥(E/CN.4/1996/72/Add.1,第39段)。甚至人权讨论有时也将他们排除在外。

56. 有些情况下,由于强加妨碍自我认同的框架,有混合身份的人据说是最面临边缘化的人之一。他们如何认同和解释自己身份的许多层面难以揭示,可能会因简单归类而消失,从而阻碍其不受歧视地享受文化权利的能力。他们可能被以某种并不反映自身理解和生活现实的方式贴上标签,例如在身份证上和文件材料上,甚至在联合国系统内(A/HRC/17/40/Add.2,第34段)。“必须始终通过调查对象自行申报方式获取族裔数据,而调查对象可以选择指明多个族裔关系或选择无族裔关系,不会造成任何负面结果”(A/70/335,第57段)。<sup>73</sup> 正如文化权利领域前特别报告员正确指出的,“至关重要,不能强迫个人根据其某一项特征确定身份”(A/67/287,第11和35段)。

57. 寻求确保具有明显混合身份者的人权常使文化混合问题具象化。在不尊重这种活性的地方,这些人的文化权利和其他人权就更难实现。当把混合的概念视为“不纯粹”时,他们就更可能被排除在平等参与文化生活之外。他们可能在许多领域面临歧视,包括教育、就业、婚姻和因外表而受到歧视,被询问从哪里来,被贴上外国人的标签。歧视性态度也可能导致仇恨言论,甚至暴力。这类人经常面临各种版本的纯种族至上或单语种偏见。他们可能经历的侵犯文化权利情况有其特殊性。面对这种特殊性,他们除了同伴支持之外,可能别无他法,有时甚至连同伴支持也没有。

58. 与此同时,他们对我们理解身份的复杂性、文化权利的复杂性、文化生活及其各种可能性所具有的复杂性作出了很大贡献,因为他们提醒我们文化交融的现实和潜力,并因为他们有可能“轻松地存在于语言和文化的缝隙中”。<sup>74</sup> 承认这

<sup>70</sup> 例如见 E/CN.4/2005/18/Add.5,第3段; A/HRC/35/25/Add.3,第96段; E/CN.4/2005/18/Add.3,第37段; E/CN.4/1996/72/Add.1,第34-39段。

<sup>71</sup> 另一方面,据报在一些区域,关于混血身份的官方言辞有时被用来掩盖歧视。这也是必须警惕的。见 A/HRC/32/50,第48段。

<sup>72</sup> 见 <https://choice.npr.org/index.html?origin=https://www.npr.org/section-s/codeswitch/2017/06/08/462395722/racial-impostor-syndrome-here-are-your-stories>。

<sup>73</sup> 关于混血后裔选择不归属任何群体的例子,见 A/HRC/25/49/Add.1,第16和21段。

<sup>74</sup> Coco Fusco, *English is Broken Here, Notes on Cultural Fusion in the Americas* (The New Press, 1995)。

些贡献的一个积极例子是 **Mixed Remix Festival** 节。这是一个颂扬混合种族和多种族家庭与个人故事的文化艺术节。<sup>75</sup> 另一个范例是，最近通过 **Hāfu**(日本的混血者)在线平台和脸书页面等举措，混血者的观点交流增加。<sup>76</sup> 应该多多开展并支持这种活动和论坛。

59. 少数民族语言、当地语言和土著语言必须出现在媒体、教育和文化节目中。<sup>77</sup> 文化权利维护者已采取创造性行动确保这一点，包括在法庭上，例如最近在墨西哥就赢得了一个胜利，重申土著语言是国家语言。<sup>78</sup>

60. 语言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多语言互动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并承认语言杂糅实践，包括语码转换(在一种语言中用另一种语言安排结构或语法)和语码混合(在一种语言中使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词)。<sup>79</sup> 人权和文化权利的话语和实践必须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多种语言和词汇并存的斑斓镶嵌体”。<sup>80</sup>

61. 必须充分承认多语种人士和具有混合文化身份的所有人的文化权利，与他们的复杂经历相应。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多少都有多元身份；只不过对某些人而言更显著或更明显而已。“每个人都可以是梅蒂斯人”。<sup>81</sup> 文化习俗和现实由阶级、性别、语言、民族、种族、宗教和其他身份的复杂组合构成，而且同时存在。

62. 巴巴多斯诗人爱德华·卡莫·布拉斯韦特曾这样描写加勒比文化：“没有什么真正固定而且清一色的。尽管有白色/棕色/黑色，但这些差异内部存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有许许多多表达身份的方式。”<sup>82</sup> 必须按照国际标准，促进和确保各种语言、文化遗产、艺术表现形式、节假日、节日和习俗等明显可见的庆祝活动蓬勃发展，并承认和尊重多种语言、语言杂糅和混合身份。

<sup>75</sup> 见 [www.mixedremixed.org/about-mixed-remixed/](http://www.mixedremixed.org/about-mixed-remixed/)。

<sup>76</sup> Coco Fusco, *English is Broken Here*.

<sup>77</sup> A/HRC/22/49; 另见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norities/SR/LanguageRightsLinguisticMinorities\\_EN.pdf](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norities/SR/LanguageRightsLinguisticMinorities_EN.pdf)。关于这方面挑战的例子，据民间社会报告，见 <https://crimeahrg.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human-rights-situation-crimea-2014-2020-ua.pdf>。

<sup>78</sup> 见 [www.proceso.com.mx/nacional/2016/1/20/el-poeta-mardonio-carballo-gana-amparo-contra-ley-telecom-por-discriminacion-linguistica-158031.html](http://www.proceso.com.mx/nacional/2016/1/20/el-poeta-mardonio-carballo-gana-amparo-contra-ley-telecom-por-discriminacion-linguistica-158031.html)。

<sup>79</sup> 见 [www.colorado.edu/faculty/hall-kira/sites/default/files/attached-files/hall-nilep-2015-code-switching\\_identity\\_and\\_globalization.pdf](http://www.colorado.edu/faculty/hall-kira/sites/default/files/attached-files/hall-nilep-2015-code-switching_identity_and_globalization.pdf)。

<sup>80</sup> 见 [www.migrationinstitute.org/files/news/patrickchamoiseauinterview\\_f.pdf](http://www.migrationinstitute.org/files/news/patrickchamoiseauinterview_f.pdf)，第2页。

<sup>81</sup> 在 *Reflexion transatlantique sur la créolisation du monde* 上的讲话，2021年4月8日(由特别报告员翻译)。

<sup>82</sup> 爱德华·卡莫·布拉斯韦特，“Creolization in Jamaica”，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p.189, B. As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ed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 异族通婚和混合家庭

63. 承认属于不同身份群体的人之间通婚和“多样家庭”关系(A/HRC/29/40, 第23段), 尊重异族通婚者和混合家庭成员的人权, 对享受文化权利至关重要。<sup>83</sup>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和实现异族通婚者及其家人的文化权利。例如, 2008年大韩民国《支持多元文化家庭法》要求性别平等和家庭部打击对这类家庭的偏见并向其提供教育支持。那是“政府为支持多元文化家庭……及其子女成为社会正式成员所做的众多努力之一”(A/HRC/29/46/Add.1, 第27-28段和第48段)。应该在其他地方推广和效仿这些措施。异族通婚可能是社会开放的积极结果(E/CN.4/2006/16/Add.3, 第62段; E/CN.4/1992/52, 第87段)。这种婚姻可以促进社会凝聚力和不同文化间的理解(E/CN.4/2005/18/Add.3, 第37段; E/CN.4/1997/91, 第16段)。

64. 异族通婚者往往面临污名化、歧视、排斥, 有时甚至是暴力(A/HRC/17/40, 第31和39段; E/CN.4/2002/73/Add.2, 第49和117段; A/63/161, 第37段)。各种原教旨主义团体散布关于异族婚姻的阴谋论, 甚至为了阻止异族婚礼而进行干预(A/72/155, 第84段)。禁止异族通婚或进行羞辱往往是歧视性议程和种族隔离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sup>84</sup> 有时, 反对异族通婚的名义是维护群体特性。然而, 专家们强调, 文化开放更有利于文化生存。<sup>85</sup>

65. 确保异族通婚者的平等权利对所有的人权、包括文化权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对妇女的影响尤甚, 因为妇女的异族婚姻往往比男子的更得不到尊重(E/CN.4/2000/65, 第61段)。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指出, 不平等地对待妇女和男子的外国配偶的措施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构成明文禁止的歧视(CCPR/C/12/D/35/1978)。

66. 此外还必须尊重异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文化权利。例如, 父母离异的国际家庭的儿童由于可能与一方父母分居, 接触该方父母文化的机会有限, 从而在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阶段可能面临挑战。

67.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授权任务支持不同信仰的婚姻, 反对国家限制这种婚姻, 并欢迎突尼斯在取消妇女的不同信仰婚姻限制方面取得进展(A/HRC/40/58/Add.1, 第67和84段)。报告呼吁“使家庭法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第(1)款, 也即宗教差异不应构成与自己所选之人结婚这一权利的障碍”(A/67/303, 第69(e)段; A/HRC/22/51, 第45段)。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前特别报告员建议“开展广泛的提高公众认识运动, 以结束与国际婚姻有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包括承认多元文化家庭给社会带来的好处”(A/HRC/29/46/Add.1, 第72段)。

<sup>83</sup> 见“洛夫诉弗吉尼亚”案, 388 U.S. 1 (1967)。

<sup>84</sup> 见 [https://digitalcommons.nyls.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91&context=nyls\\_law\\_review](https://digitalcommons.nyls.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91&context=nyls_law_review), pp.179-183。

<sup>85</sup> Denise Handlarski, *The A-Zs of Intermarriage* (New Jewish Press, 2020)。

## 四. 国际法律框架

68. 由于字数限制，相关国际标准审查载于本报告附件。<sup>86</sup>

## 五. 关于文化权利授权工作的离别思考

69. 从事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就像用牙签把冰川推上山。一方面，特别报告员身兼两份全职工作，工作人员很少，而且不由你主管，联合国人权官僚机构资源不足，有时视你为竞争对手。另一方面，面临的侵犯人权行为持续不断。这种挑战非常巨大。但是，特别报告员一直合作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民间社会伙伴的矢志不渝、受害者和文化权利维护者的坚韧精神以及所有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成果。在此仅举几个例子：特别报告员欣慰地看到，一些文化权利维护者得以获释，其案件是特别报告员履行授权时提出的，并看到大会关于攻击宗教场所问题的第 75/258 号决议采用了她 2016 年关于文化遗产报告中的措辞。

70. 然而，要建设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所需的人权体系，必须进一步开展工作。文化权利授权任务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对侵犯文化权利的行为缺乏问责；世界各地对文化作出的承诺和提供的资金不足，甚至在人权领域也是如此；企图滥用文化权利为侵犯人权辩护；歧视。必须下定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71. 特别报告员感谢人权理事会赋予她这项重要任务，并感谢支持她工作的人，但提出两个需要解决的关切问题。首先，她请人权之友努力加强特别报告员在联合国系统内的独立性，包括为此设法向特别报告员直接提供他们能够使用并符合行为守则的财政支持；允许他们更多地参与人员配置和资金方面的决策；确保承诺落实任务负责人的优先事项和抱负；并确保尊重任务负责人在其报告中的遣词造句。

72. 第二，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各国和其他相关实体落实和监测国家报告和专题报告中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接受国应审查以往收到的所有来文，确保充分调查指控，并采取措施停止违规行为，确保补救措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sup>87</sup> 特别报告员对她提出的一些案件所涉的权利维护者仍遭拘留深感遗憾，甚至在疫情期间也如此，或未获得补救措施。

73. 世界各地在无歧视地承认所有人的文化权利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特别见于承认这些权利是普遍人权框架的核心部分，同时拒绝相对主义。然而，严重的违规行为仍在继续。一名教师仍可因展示一副漫画而被斩首，一个移民家庭在公共空间行走时被碾压，一位文化权利维护者被无限期监禁。这是不可接受的。为

<sup>86</sup> 秘书处备案。另见文化权利任务规定主页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culturalrights/pages/srculturalrightsindex.aspx>。

<sup>87</sup> 在她任期内，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共发送信函 293 封，收到答复 126 份。



了更好地落实文化权利和整个普遍人权框架，必须使特别程序机制具备充分权能，从而不仅促进人类生存，而且促进人类繁荣。

## 六. 结论和建议

### A. 结论

74. 2021 年 4 月，疫情爆发一年多后，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一男一女两位印度医科学生纳温·K·拉扎克和贾纳基·奥姆库马尔制作了两人随欧洲-加勒比 Boney M(波尼曼)演唱组的歌曲“Rasputin”(我的心上人)一起跳舞的视频。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这两位年轻人因敢于跨文化跳舞而大获支持，同时社交媒体上也有或许出于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动机的长篇指责和仇恨言论，甚至指控他们“跳圣战舞”。一篇帖子暗示，他们跳的舞有点“可疑”，寓指一名加入达伊沙的女子。作为回应，一个学生组织宣布举办一场名为“有些可疑”的舞蹈比赛。<sup>88</sup> 在我们这个时代，珍视尊重权利的文化开放和混合的人们居然不得不如此这般地积极而又创造性地捍卫文化开放。纳温和贾纳基对批评作出的回应是：“我们仍会一起跳舞。”<sup>89</sup> 这必须是我们集体的回应。

75. 要无歧视地保障每个人的文化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捍卫对文化的开放和多元理解，并捍卫对文化间关系、空间和遗产的开放和多元理解。这种理解要充分尊重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和其他普遍人权。用社会语言学家曾庆淑的话说，必须承认新的杂糅过程，新的存在方式，置身于混合体验之中，<sup>90</sup> 并致力于一起学做人。这种做法应该包括：

- (a) 周密思考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纷繁多样，不仅是所有人集体之间的，而且是所有人集体内部的；<sup>91</sup>
- (b) 考虑我们如何传播正在消失的融合史和文化混合史；
- (c) 正视压制文化异见的问题。在走出疫情之时，必须重建文化联系，更新和加强文化共享和流动性，包括克服疫情之前这方面已有的障碍。

<sup>88</sup> 见 [www.newindianexpress.com/cities/kochi/2021/apr/10/dancing-medicos-get-support-online-and-offline-against-religious-bigotry-on-social-media-2288048.html](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cities/kochi/2021/apr/10/dancing-medicos-get-support-online-and-offline-against-religious-bigotry-on-social-media-2288048.html)。

<sup>89</sup> 见 [www.archyde.com/we-will-still-dance-together-janaki-and-naveen-react-to-hate-speech-against-religion/](http://www.archyde.com/we-will-still-dance-together-janaki-and-naveen-react-to-hate-speech-against-religion/)。

<sup>90</sup> 见 [www.npr.org/transcripts/578447949](http://www.npr.org/transcripts/578447949)。

<sup>91</sup> 据阿马蒂亚·森表示，“在当今世界，承认不同文化内部的多样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无休止地听到对‘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非洲文化’等过于简单的笼统概括。这些对历史和文明毫无根据的解读……加剧了我们所处世界的分裂。”见 [www.carnegiecouncil.org/publications/archive/morgenthau/254](http://www.carnegiecouncil.org/publications/archive/morgenthau/254)。



76. 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如果一个人停止固守某种单一(因而也是潜在的极权主义)身份，那么这个人就只能与过去和未来对话。这种对话必不可少。”<sup>92</sup> 这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尊重我们混合和多元的身份。我们必须听从作家萨勒曼·拉什迪在因小说《撒旦诗篇》<sup>93</sup> 而对他发出法特瓦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中的话：让我们都为“混血的自己唱一首情歌。”<sup>94</sup>

77. 对这个被赋予普遍权利与平等的混杂多样的人类大家庭而言，一个核心挑战是设法使我们的文化借用和创造性的融合促进这些人权和我们的共存。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全球的丝绸之路上同行。

## B. 建议

78. 为了无歧视地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各国以及酌情包括国际组织、文化机构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应该：

(a) 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文化生活，包括在平等基础上参与界定和重新界定文化的权利，并专门确保面临普遍歧视或历来受歧视者的这种权利，包括土著人民、少数群体和妇女的这种权利；

(b) 创造条件，使每个人，包括社会边缘成员，都能切实参与文化生活，包括消除贫困和歧视等结构性障碍；

(c) 不断评估不平等和侵犯人权行为对文化生活和文化知识的影响，并努力避免博物馆和遗产地等文化场所再现不平等；

(d) 尊重杂糅艺术形式和文化形式的价值，并确保这种形式在文化场所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性；

(e) 挑战以绝对主义和纯粹主义的方式对待文化身份；

(f) 承认并珍视文化多样性，包括少数群体文化内和其他群体内的文化多样性，尊重其在普遍人权和平等框架内的自由发展，避免对其表达滥加限制；

(g) 承认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和融合并予以尊重，承认并尊重文化异见空间，将其视为任何开放社会必须具备的基础(A/73/227，第 73 段)；

(h) 确保文化政策反映并尊重文化的杂糅性和混合的文化身份；

(i) 建立框架，加强基层协商，让所有相关行为体包括艺术家和年轻的文化从业人员参与关于文化混合和融合的讨论和决策；

(j) 向所有人提供关于文化习俗、文化遗产、文化借用和混合史的多样性和杂糅性教育及其文献；

<sup>92</sup> Kisten Holst Petersen and Anna Rutherford, “Creolization in Jamaica”, 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p. 189, B. As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ed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sup>93</sup> 这被解读为因为表达侨居杂糅而判处死刑。Charles Stewart, “Syncretism and Its Synonyms”。

<sup>94</sup> Salman Rushdie, *In Good Faith*, (London, Penguin, 1990).

(k) 鼓励关于文化混合和交融以及混合文化身份的学术研究，收集分类数据，确保数据可获取；

(l) 提高代际认识，了解混合身份者的人权和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为之搭建桥梁；

(m) 在制定旨在解决混合文化身份者的人权和确保他们参与的所有政策过程中征求他们的意见；

(n) 承认并克服单一文化偏见和单一语言偏见；

(o) 按照国际标准，保证文化混合和混合文化身份的表达自由，包括为此废除褻读法；

(p) 按照国际标准，打击针对参与文化混合和融合文化实践的人和针对混合身份的人的仇恨言论；

(q) 批准并全面执行教科文组织 2005 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确保根据《公约》提交的报告思考文化混合和杂糅问题；

(r) 确保公私文化资金的提供方式促进反映文化混合和杂糅现象，并为反映混合文化身份创造空间；

(s) 面对抽取文化的做法，支持保护集体知识产权，包括保护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知识产权，并确保对企业使用文化表现形式的行为充分适用“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t) 支持促进理解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和混合文化身份的跨文化教育和基层举措，特别让年轻人参与其中；

(u) 鼓励媒体在促进尊重并理解尊重权利的文化混合和混合文化身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sup>95</sup>

79. 联合国应该：

(a) 确保其相关机构和机制反映文化混合的现实以及文化和文化身份的杂糅性和复杂性；

(b) 深入基层地就有关文化混合和混合文化身份的问题与所有相关群体透彻协商。

<sup>95</sup> [A/HRC/20/56/Add.2](#)，第 73(e)段，第 87 段；[A/HRC/23/56/Add.1](#)，第 73(e)段，第 72 段。